



倾诉人：晓溪（化名），女  
年龄：27岁  
记者：陈也喆  
插画：章丽珍

倾诉热线：87682535 15888563497  
倾诉邮箱：dnsbqg@126.com  
倾诉QQ群：78365797  
公众微信号：dnsbqg

# 轻率的苦果 只能独自品尝

## 重男轻女

阿郝回广州后，我们经常打电话联系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他似乎不是我心里最理想的男人，但除了他，也没有别人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次谈恋爱就是费心费力的异地恋，而且是对着一个只见过一面，没有太多了解的男

人。初涉爱河的我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男人，只是觉得有个男人在远方关心着我，是一件聊胜于无的事。

我和阿郝的事，经兰姐大肆渲染，工厂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。有些传言本就是以讹传讹，中间又添油加醋，他们都以为我找了一个广州的有钱人，每个月定期给我零花钱。

事实上，阿郝跟我一样，也是出门打工的，钱虽然挣得比我多一些，但根本算不上有钱人。至于零花钱，更是无稽之谈。

一开始，同事问我事情的真假，我都矢口否认，到后来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倒是能满足我的虚荣心，竟也默认了。

在我们异地恋的大半年里，阿郝看过我三次。第三次见面后不久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他的父母希望我辞掉工作，赶紧跟阿郝结婚，顺便把孩子生下来。宁波的工作本就不稳定，我便辞职，追随他而去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的举动就像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推着我，让我急急地往前走，来不及细想，也来不及回头，我到了他的老家河北，第一次见到他父母。

他父亲话不多，一个劲地让我多喝热水。他母亲一直用眼睛上下打量我，似乎在掂量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。

婚事草草就结束了，有孕在身，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操办。结婚后不久，阿郝继续回广州上班，而我则留在他父母身边养胎。

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，婆婆带我去做B超鉴定，测出来是个女孩，没过几天就要带我去做人工流产。

我抗议、我大喊，但都无济于事，最后婆婆说了一句：“如果你一定要生下来，自己去养，我们不会给你一点抚养费。”

流产住院的那几天，老公也没有回来，我第一次尝尽生为女人的悲哀与辛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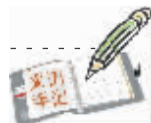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个孩子，也是个女娃，也是用同样的方式，结束掉她已成形的生命。

等我终于有了儿子，我已经25岁了。花一样的青春，很多时候是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度过的。

有了儿子，就像有了依靠。为了儿子，我拖着病躯，找了一份工作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每天在家白吃白喝，受尽白眼。

老公依旧在广州，他好久没回来看我，是否在那里有了新的女人，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
如果一开始不那么轻率地跟一个人好，我的人生是不是会不一样？



微博上流行过一句爱情鸡汤：

“如果决定离开一个人，行动要快一点，快刀斩乱麻；如果决定爱上一个人，时间拉长一点，看清楚是否适合你。”

道理人人都懂，可是事到临头，往往会做出相反的行径。就像文中的晓溪，还没有决定是否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轻率地答应对方的求爱，与他共同走进柴米油盐的生活；早就要离开他时，却迟迟没有行动，瞻前顾后，直到孩子一个个出世，才覆水难收。

都说人生如戏，如果人生如戏，总有落幕卸妆的时候，可是人生无法重来。每一步，尤其是重大的人生转折点，都要慎重考虑，错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## 迷茫的青春

那一年，我20岁，怀揣着理想，从家乡来到宁波，在一家工厂谋到了一份工作。

独自一人踏上异乡的旅途，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，难免会感到孤独与无助。可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
在老家，父母文化程度不高，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重复着机械的劳作，换来一家人的口粮。

我不希望自己重蹈父母的覆辙，我要走出去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于是，我和村里有同样想法的两个姑娘一起搭上去南方的火车。在火车上，那两个姑娘都找到了心仪的男人，下了车便跟人家走了。

最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孤苦伶仃地背着沉重的行囊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不知道前路会是什

么样的光景。

别人都有男友了，唯独我没有。有人来搭讪，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吗？还是我不够开朗呢？惹人烦厌，不解风情，也不善解人意？

也许是好姐妹的火车情缘，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一个男人，证明我不是一无是处。

工厂里年轻的小伙子不少，可是20岁刚出头的男孩，都冒冒失失的，一点都不稳重。他们常常今天跟我开玩笑，明天又跟其他女孩开玩笑，同样的段子，同样的笑脸，让我觉得无聊。

我有些迷茫，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，是我最终的归宿。

城里的女孩，20岁的年纪，还穿着父母买的漂亮衣服，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，而在我老家，这样的年纪，谈婚论嫁都不算早了。

## 突如其来的相亲

工厂里，能跟我聊得来的人只有一个40多岁的女同事，她常常在生活上帮助我。我亲热地喊她“兰姐”，她也唤我一声“小妹”。

有一天，兰姐跟我说，她的远方侄子阿郝（化名）在广州打工，一个月赚很多钱，模样也清逸俊朗，最近会来宁波一趟，问我想不想见他一面。

多认识一个人，总没有什么坏处，就当是陪兰姐一起吃个饭。

那天，阿郝早就到了，看到姗姗来迟的我们，他立马放下菜单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不好意思地挠着头皮对我们傻笑。

我不敢注视他，总感觉他的目光紧盯着我。从小到大，很少有人对我投来如此专注的目光。

一直等到吃菜时，我才敢抬起头仔细看他。他长得并不帅，甚至有些土气，可是他笑的时候，阳光又率真，让人觉得可爱。

吃饭的时候，兰姐不停地对阿郝说我的优点，说我是个文静温柔的女孩，做事麻利，有责任心，在年轻女孩中并不多见。

兰姐的夸赞，使我不禁飘飘然，阿郝也满意地笑着，时不时地点头称是。

吃完饭，他问我要了联系方式

式，说他第二天下午就要回广州工作。我原本想着跟他不会有什么瓜葛，当着兰姐的面又不好拒绝，就爽快地把手机号给他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兰姐又约了我们吃饭，我推脱不过，便去了。到了饭馆，兰姐说她有事，一会儿就到，让我们先点菜。

我们东聊西扯，他说广东的工作，我说家乡的美食，兰姐迟迟不来。这时，我已经猜到，兰姐是故意给我们制造二人世界。我问阿郝：“你这次来宁波找兰姐有什么事吗？”

阿郝并不隐瞒：“她说把你介绍给我啊。”

原来阿郝专程为我而来，我以为他有事找兰姐，顺便认识下我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扑扑直跳，脱口而出：“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
“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？”

看我一时沉默，他立马改口：“你现在可以不用回答我，我回去之后，你慢慢考虑吧。”

一直到买单，兰姐都没有出现。我打她电话，也不接，看来是铁了心地要我们两个人聊。

吃完饭，他坐公交车去火车站了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的心里竟然生出一丝隐隐的牵挂。

## 男女正当时

### 同城相亲： 为爱等候，与爱携手

一对年老夫妇，一起走过大半辈子，多年来他们每晚睡前必定会跟对方说一句：“我爱你。”别人问他们为什么有这个习惯，丈夫说：“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这样做是为了保证，假如我们其中一个第二天没有醒来，我们在人生里留给对方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字。”

刘小姐，1987年，高1.66米，重52公斤，本科，老师，年薪10万元。

扎马尾，别发卡，无多余修饰，苗条显得英姿飒爽；性格大气体贴，给人温暖的女孩。

张先生，1986年，高1.74米，重65公斤，本科，银行，年薪10万元。

五官精致，颇为帅气，尤其是一身正装，玉树临风；健谈，有事业心，大好青年。

吴小姐，1985年，高1.6米，重48公斤，本科，事业编制，年薪10万元。

短婚未孕，彬彬有礼，话语不多，给人安静的恬淡之感；白皙温柔，渴望找一有责任心的。

金先生，1984年，高1.75米，重70公斤，硕士，设计师，年薪30万元。

国外名校毕业，多才多艺，尤其精通绘画、乐器；有个人工作室，家境优越，寻找爱情。

蔡小姐，1982年，高1.64米，重50公斤，本科，公务员，年薪15万元。

时尚漂亮，事业家庭两不误，是窈窕淑女，也是优雅千金；找一阳光、事业有成的男士。

木小姐，1978年，高1.63米，重50公斤，博士，大学老师，年薪10万元。

很有涵养，与之交流有如沐春风之感，单纯，知性；要求简单，找一品行好的男士。

月老星空婚恋工作室不断壮大，诚招热情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。

地址：海曙江厦街19号江厦银座4-9室（江厦公园公交站旁）

电话：86657331 13362456652

微信：yuelaoxingkong

QQ：425610150

月老星空：80后水瓶男，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。我的相亲口号是：只找有“嫁”值的人！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单身，欢迎和我联系。QQ：425610150，微信：yuelaoxingkong

## 月老星空

安全、高品质的交友婚介服务  
亮点：爱情定制+高端会员  
电话：86657331 13362456652  
地址：海曙江厦街19号江厦银座四楼4-9室（江厦公园公交站旁）